

新华视点

中国新闻名专栏

新华社广州6月26日电(记者王攀、詹奕嘉、毛鑫)民警进村抓毒犯遭大批村民围堵、宗族大佬把持村务带头制毒……热播国产剧《破冰行动》因惊险的故事情节引发人们对禁毒工作的关注。

这一故事取材自2013年年底的广东“12·29”大规模制毒行动，剧中“毒窝”塔寨村的原型之一是一夜之间缴获近3吨冰毒的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

近5年多来，“新华视点”记者多次现场采访，目睹博社村的变迁。国际禁毒日前夕，记者再次来到博社村探访。

除了禁毒标语与悬赏通告，很难将这里与“制毒村”产生联想

在博社村，记者看到，昔日曾堆满制毒垃圾、污水横流的道路两旁，如今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挂满果实的荔枝林；海边滩涂上那些曾经加工制造冰毒的窝棚，已被改造成连片的鱼塘、虾塘……

除了随处可见的禁毒标语和悬赏通告，来访者很难将这里与著名的“制毒村”产生联想。

在老村后山，一个新修整的公园取代了原来杂草丛生的荒山。家住附近的蔡雄说：“以前这里晚上黑咕隆咚的，现在成了村民最喜欢的地方。”每天晚饭后，村民在公园里跳广场舞、健身、聊天，处处欢声笑语。

位于村西北角的甲西镇中心小学，新修了围墙、校门、厕所和操场。不仅外流的学生陆续回来了，还吸引了不少外村学生来这里就学，在校生从300来人增长到近800人。

博社村党支部书记蔡龙秋告诉记者，2014年开始，村里重建村“两委”班子，逐步开展正常的村级治理工作，“毒霾”也远离了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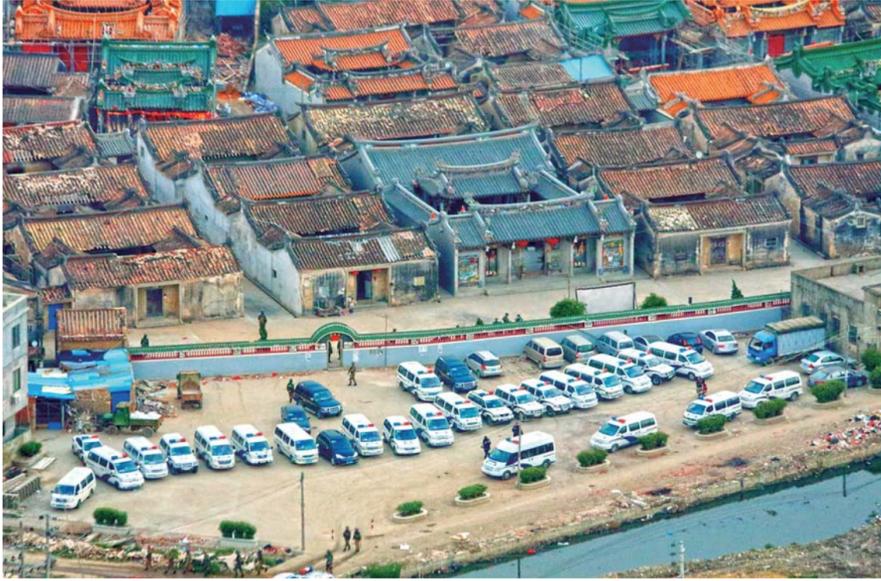
博社村一共有1.4万人，如今，这里常住人口9000多人，5000多人外出务工、做生意，留在村里的村民大多从事蔬菜、果树种植和水产养殖。今年1月，

当年剷除『毒瘤』，比电视剧演绎的还要艰险

《破冰行动》原型村今昔

广药集团在村里建了一个中草药基地，就地招工100多人，日薪130元。

最让在甲西镇中心小学工作了20年的校长蔡晓升欣喜的是，这两年，学校又引进了十几个青年教师，村里的娃也用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孩子就是村子



左图：广东警方在博社村开展剷毒行动(2013年12月29日摄)。新华社发(警方供图)
右图：电视剧《破冰行动》中林耀东的原型——博社村原党支部书记蔡东家曾经的在建家宅成了烂尾工程(2015年6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的未来和希望。”蔡晓升说。

追溯“破冰”：比电视剧演绎的还要惊险得多

为突破壁垒森严的塔寨，剧中警方通过线人、卧底、暗访等方式摸查毒情。突破博社村防线的斗争，比电视剧演绎的还要艰险得多。

博社村内建筑格局凌乱、间隔狭窄，多为“握手楼”，各家各户连门牌号都没有。“村内耳目重重，陌生人和外地车进村都会被摩托仔跟踪，一旦被发现有前功尽弃。”当地一位民警说。

2013年，广东禁毒部门秘密抽调极少数精干警力，乔装打扮成“拾荒工”“打工仔”等角色，在凌晨四点左右潜入村中查访制毒目标，拍摄现场情况进行截图、定位，确定制毒窝点和犯罪嫌疑人住址，成功找到了博社村的“缝隙”。

陆丰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林卫东，是当年潜入毒窟化装侦查的十大勇士之一。他向记者提及侦查时遭遇制贩毒分子堵截和追赶的危急场景：“当时有人扬言 不管是不是公安，就当公安或者贼打死，可我们没有退路，第一时间发现了制毒窝点和贩毒分子。”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省公安厅协调出动4000名警力，对博社村内外69个重点目标集中收网，抓获182名涉毒分子，捣毁77个制毒工场和1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2925公斤冰毒、23吨制毒原料、9支枪支和62发子弹。

与电视剧结局发生多场枪战截然不同的，这场行动尽管惊险，但并没有遇到太多反抗。在现场参与指挥的一名民警说：“一个毒犯床边有手雷，枪放在枕头边，但我们行动迅速，从破门到抓人，他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整个行动没有流一滴血。”

政府铁腕禁毒终“摘帽”，禁毒是久久为功的事业

《破冰行动》以林耀东等人被捕、判刑为剧终，但现实中的“毒战”并未就此结束，而是铲除“毒窟”的开始。

随后两年，汕尾市通过启动问责和案件倒查，查处了106名党政干部及公安干部，其中不少人曾是毒犯的“保护伞”。近3年来，陆丰又有数名党政和基层干部因禁毒工作不力被查处，其中3名镇委书记、1名公安局副局长和1名派出所所长因禁毒工作落实不力先后被免职。

陆丰市一名镇干部说，追责不作为干部亮明了党委政府铁腕禁毒的决心，倒逼广大党员干部投入到禁毒工作中去。

“2014年查到146个制毒窝点，2015年97个，2016年46个，2017年2个，之后就没了。”林卫东说，今年以来全陆丰

缴获冰毒仅有4.03千克，外地案件也没反映有指向陆丰的毒源。

2018年底，陆丰摘掉了“全国禁毒重点整治地区”的“毒帽”，但禁毒工作并未就此停下脚步。

当地着力构建长效禁毒机制、防止“毒祸”卷土重来，其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尽快帮助群众找到就业的路子。近年来汕尾市委、市政府在当地举行了多场招聘会，同时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开展点对点招聘，帮扶吸毒人员再就业，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已达到95%以上。

“一旦盲目乐观、不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毒品犯罪可能卷土重来，必须要危机感。”陆丰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禁毒是久久为功的事业，当地将继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引导广大群众从正道谋正业，不断接近“天下无毒”的目标。

未能绽放的青春

对话被毒品撕裂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吴光宇

高墙铁网，统一着装，严格作息——这里没有诗，脚步也踏不到远方。

他们原有大好的年华，未来具有无限的可能，人生轨迹却被毒品改写——只能将两年的青春交与强制隔离戒毒。更有甚者，面临监狱漫长的刑期。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戒毒所、看守所对话了三名被毒品毁掉的年轻人。从他们的悲剧中，窥见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地下毒品世界。它如同一张暗网，吞噬了本应绽放的青春。

14岁染毒的问题少年

16岁的小齐(化名)看上去稚气未脱，他的脸清瘦而苍白，长长的睫毛下，眼神有些恍惚。

他是四川省成都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治的年龄最小的学员，却有着“丰富”的涉毒履历——14岁就开始“溜冰”(吸食冰毒)，过去一年中，他曾两次涉嫌故意伤害，一次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无法打击。

民警曾将他送去封闭式学校戒毒，他却趁着假期离校“复吸”。直到最近年满16周岁，他终于被戒毒所收治。

虽然就坐在戒毒所面前，但小齐的思绪似乎总在另一个时空里游走。戒毒所民警说，这是吸食合成类毒品的典型后遗症，有一些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幻觉。

眼前的小齐，虽然神志还算清醒，但他时不时地走神，眼睛始终不直面记者。从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述，记者拼凑出这个瘦削少年的成长历程。

小齐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生母远走云南，他随父亲、继母生活在老家内江隆昌市。父亲是个木匠，夫妻俩忙于生计，难以照料调皮的孩子。

小齐性格要强，从不服管教，自小学时代起，就隔三岔五不回家，和一些同样失管的少年一起厮混，彻夜上网玩游戏。直到现在，他都不能完整写下一段长点的句子，身上几乎找不到学校教育的痕迹。

“第一次溜冰时我14岁，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大家都在玩，我就跟着玩。”刚上初中，小齐跟着他在社会上认的“三叔”第一次吸食了冰毒。

小齐说自己也曾经卖过冰毒“零包”，一克冰毒卖500元，他卖一包能挣200元，买家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不乏十六七岁的少年。

戒毒所里的生活让这个16岁的少年倍感无聊，他说这些日子开始羡慕起那些上学的同龄人。“如果能重新来过，打死也不会再跑出校门了”。

谈起未来，他的眼神依然迷茫，似乎从未真正思考过。“很多沾上毒品的人，还没来得及思考人生，就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了。”戒毒所研究室主任付卫东说。

在这个戒毒所，像小齐这样的未成年戒毒学员有三十多名，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与失管相关的故事。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陈王莉说，父母的不作为、亲情的淡漠是很多孩子滑向深渊的“加速器”。在记者的采访中，大部分吸毒人员都来自问题家庭。

来到戒毒所两个月，小齐一直拒绝着父母的探视，但他说有点想妹妹。“她已经上幼儿园了，等我出去后，她可能已经把我忘了。”此时，他的眼里掠过一丝难过的神情。

迷失在“药物问题”里的留学生

如果不是因为染毒，21岁的许晨(化名)现在应该正在纽约的大学校园继续学业。

6年前，不满16岁的许晨独自一人赴美开始留学生活。学校位于纽约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上，是一所封闭式寄宿学校。每两个月学校有一次周末长假，许晨就邀约同伴去玩。

两年前的某一天，许晨在ULTRA电音节上，第一次尝试了“E”(摇头丸)和K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仿佛与音乐融为一体了。”之后，许晨开始迷上了那种“嗨”的感觉，他成了各种夜店的常客，轻易获得的“E”和K粉，让他欲罢不能。

“我一直不觉得这些是毒品，海洛因和冰毒我从来不碰，这些只是好玩儿。”他说。去年3月，即将高中毕业的许晨利用春节假期回探望父母，回到成都，他认识了一帮混社会的“哥哥”。在一幢外表破旧、内部装饰豪华的小楼里，他们带他第一次尝试了“神仙水”。

“最开始觉得他们玩得很土，但是有了神仙水之后，就觉得很嗨了。”

高中毕业后，许晨被大学录取，继续留美。但此时的他已经沉溺毒瘾难以自拔。去年11月，听说缅甸小勐拉有全世界最好的“包房”(专门吸毒的场所)，许晨兴冲冲地赶了过去。

然而，疯狂的后果也分外惨重——因为“溜冰”，黄羿经常产生幻觉。他曾经两次因裸奔进过派出所。

在母亲和继父眼里，过去还算乖巧的黄羿自从染上毒品之后就脾气暴躁，并总是觉得有人害自己。

黄羿也有过戒毒，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经历，但都无济于事。办案法官说，就在他杀害奶奶和爷爷的护工之后，他还与出租车司机一起吸过毒。

苍溪县禁毒办民警说，黄羿就案，与长期吸食毒品成瘾不无关系。面对记者，他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是想杀人，而是当天“脑子里接到了一个指令”。

向毒品“亚文化”宣战

近期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40.4万名(不含戒断3年内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出境人数)。

尽管治理毒品滥用取得一定成效，但合成毒品滥用仍呈蔓延之势，滥用毒

后怕。”他说。

在四川省成都强制隔离戒毒所里，有40多名服用精神类药物的精神行为异常人员，毒品让他们产生幻觉，有的会自伤，甚至攻击他人。对于这类人员，戒毒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帮助其戒毒，而这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也让其他学员引以为戒。

一名死刑犯的自白

2016年，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发生了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恶性案件——一名30岁的男子黄羿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奶奶和爷爷的护工。

2017年，黄羿被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2018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办案法官介绍，案发当天，黄羿因为将洗澡的花洒丢在地上，与继父发生争吵，于是跑到奶奶家中，向奶奶要钱买短裤，遭到了拒绝。

关于杀人动机，黄羿的说法在讯问和庭审中变了多次。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他当天从阳台上找到一把羊角锤，先是连续敲打护工的头部，当护工倒地后，又转向奶奶，用羊角锤击打老人的头部。

完成一系列残忍举动后，他撬开屋里的抽屉，拿走了2000元现金，留下卧床瘫痪的爷爷，扬长而去。

一个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暴虐残忍的举动?近年来，记者曾对话过多名暴力犯罪人员，黄羿的经历有些令人惊讶，揭开了一个荒诞的“毒品亚文化圈”。

2003年，黄羿到成都开起了网店卖宠物，一个月能轻松赚到上万元。风平浪静的日子没过几年，2008年他认识了一些朋友，接触过冰毒。“朋友里有混各种圈子的，我有一个搞艺术的大哥，那几年我跟在他身边，就像他的宠物狗。他给我冰毒，带我到处玩，教我怎么穿衣服，带我去买奢侈品，进一些秘密的会所，跟着他，我大开眼界。”他说。

然而，疯狂的后果也分外惨重——因为“溜冰”，黄羿经常产生幻觉。他曾经两次因裸奔进过派出所。

在母亲和继父眼里，过去还算乖巧的黄羿自从染上毒品之后就脾气暴躁，并总是觉得有人害自己。

黄羿也有过戒毒，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经历，但都无济于事。办案法官说，就在他杀害奶奶和爷爷的护工之后，他还与出租车司机一起吸过毒。

苍溪县禁毒办民警说，黄羿就案，与长期吸食毒品成瘾不无关系。面对记者，他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是想杀人，而是当天“脑子里接到了一个指令”。

向毒品“亚文化”宣战

近期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40.4万名(不含戒断3年内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出境人数)。

尽管治理毒品滥用取得一定成效，但合成毒品滥用仍呈蔓延之势，滥用毒

品种类和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40.4万名现有吸毒人员中，滥用冰毒人员135万名，占56.1%。冰毒已取代海洛因成为我国滥用人数最多的毒品。同时，大麻滥用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华外籍人员、有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人员及娱乐圈演艺工作者滥用出现增多的趋势。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赖军波说，近年来办理的毒品案件表明，吸贩毒人员有低龄化趋势，交易手段不断变换，在一些毒情严重的地方，买“零包”就像叫外卖一样简单。

从14岁的吸毒少年，到海外迷失人生方向的留学生，再到疯狂弑亲的涉毒罪犯，一个个并无关联的案件背后，是共同的扭曲价值观。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员额检察官李渺办理过多起毒品犯罪重刑案件。在他看来，当前，吸毒人员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在这个“圈子”里，违法和犯罪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吸毒人员之间有一个‘共荣圈’，他们会与一些其他的亚群体相互交叉。同伴为不被主流社会和价值观认可的‘小圈子’，他们之间能产生共鸣，也容易相互影响。吸毒不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毒瘾，还成了一些亚群体中人际交往的新工具。在这样的圈子里，‘嗨’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日常，成为划分‘同类’、审美趣味的标准。近年来，娱乐圈不断曝出的吸毒问题暴露出这种亚文化的扩张，为青少年和粉丝群体产生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李渺说。

近年来，记者走访各大戒毒所、看守所、监狱发现，涉毒人员大部分文化层次较低，精神世界空虚、缺乏自控能力、法治观念淡薄。他们几乎都是在好奇心以及害怕被“圈子”抛弃或看不起的心理驱使下，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从此劫不复。

在近年来走访看守所、监狱，与暴力犯罪人员的对话中，记者也发现，许多犯罪行为的背后都有毒品的影子。

根据四川省禁毒办的统计，当前吸毒人员已成为实施侵财类犯罪和肇事肇祸的主体，同时，吸毒也往往与涉枪犯罪、极端暴力案件、毒驾肇事等联系紧密。毒品带来的“次生灾害”不容小觑。

神仙水、丧尸药、跳跳糖……新型合成毒品不断推陈出新，且极具伪装性、迷惑性和时尚性，青少年成为这类毒品的目标消费人群，并逐渐形成一种畸形“时尚”。“这种亚文化的流行，反映出基层治理的缺失。”赖军波说，“当前除了打击毒品犯罪，亟须解决的是构建社会支撑体系，改变对毒品的需求，针对接触毒品的不同阶段，构建起全方位的预防、挽救机制。”

“毒品问题是全世界公认的难题。构建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全环节管控吸毒人员、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全要素监管制毒物品、全方位监测毒情态势、全球化禁毒国际合作的‘六全’中国特色毒品治理体系，依然任重道远。”四川省禁毒办一位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昆明6月26

日电(记者王长山、王研、杨牧源)走出戒毒所的大门，小茜感觉外面的阳光是如此明媚，空气是如此香甜，她定了定步子，面向太阳，伸出双手，然后，快步向母亲跑去……

6月17日，对22岁的小茜来说是重生之日：经过近两年戒毒生活，她告别毒瘾，走出戒毒所，重新开始生活。“你说，我这不是不是歧风归途?”小茜微笑着说。

曾经，如花年龄的小茜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也辛苦地为理想打拼。直到她碰到被称为魔鬼的毒品，生活就此走入歧途。

“几个朋友约着在酒店一起玩，他们都在吸食一种东西，也推着我尝试一下，我很好奇，就跟着吸食。”小茜出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山区乡村，16岁在昆明经朋友唆使第一次碰毒。随后，她又碰了几次，仅仅几天，小茜就上瘾了。这时，“朋友们”才告诉她这是海洛因，悔恨不已，却为时已晚!那一刻，她跌入深渊，生活轨迹就此跑偏。

毒品，让她失去理智。在与同样吸毒的男友争吵后，她愤怒不已，无法控制地伤害自己。她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吸毒，每一天都过得如坐针毡。“活得人无人、鬼不鬼的。”

2017年10月，小茜被送入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进所的那一刻，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开启“戒”字为主题的学员生活。

位于昆明远郊的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是专门收治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场所。戒毒所按生理脱毒、教育适应、康复巩固、回归指导等步骤，有序开展学员戒毒工作。

在去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新所区里，生理脱毒区、教育适应区、康复巩固区、回归指导区规划得科学有序，诊断评估中心、戒毒医疗中心、教育矫正中心、心理矫治中心、康复训练中心等功能完备。

为了培养戒毒学员良好的生活习惯，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甚至连牙刷牙刷、枕头衣服都按规定摆放。对在外面“野”惯了的小茜来说，这些让她感到很不习惯。更难受的是她犯瘾时吃不下东西，不断呕吐。“吐的全是苦水。浑身难受，坐立不安，难以入睡，感觉无论怎么样都不舒服。”小茜回忆进所初期的情景仍不断叹气。

根据生理脱毒期、康复巩固期等不同群体的戒毒人员情况，戒毒所分

别制定食谱，为她们提供科学营养的膳食，再加上医疗人员的保障，心理咨询师们的耐心开导，小茜成功度过了难熬的生理戒毒期。

之后，她进入教育适应期、康复巩固期……小茜进了戒毒所，她的母亲接到通知后才知道小茜吸了毒。那一刻，母亲感觉到天旋地转，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竟然入了毒品。

入所探视小茜时，母亲的眼泪哗啦啦地止不住。“你好好地改，妈妈等你来!出来那天，妈妈来接你!”朴实的母亲没有责骂她，留下了这句语气坚定的话。

母亲的话让小茜有了无穷的力量。

她积极参加劳动康复，让自己的体魄更加健康;她刻苦参加职业培训，让自己拥有更多技能;她到宣泄室打打橡皮人宣泄情绪;她跟着舞蹈队一起跳舞……

期满前，诊断评估小茜的成绩为优秀。“经过民警的帮助和她的自己努力，小茜可以出所回归社会了。”戒毒所的民警说。

“6月17日!6月17日!”小茜不断念叨这个和自己生日一样重要的日子，一个自己将获得重生的日子。

最后一次参加劳动、最后一次跳舞、最后一次诵读戒毒誓词……“戒毒所的学员生活十分难忘，但并不值得留恋。我和朋友们告别时，都说不要在这里再相见，我们外面见。”小茜说。

当天一早，小茜就开始收拾东西，整理床铺。她脱下有“云南戒毒”字样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后放在床上。接着，她穿上一件大红色的外套，换上了一双新鞋。“告别不堪的过去，迎接新生活。”

“出去好好找份工作。”“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再回来了。”……一位女民警陪同小茜走出戒毒所，办理手续。

戒毒品、戒不良的生活习惯、戒交坏朋友……小茜下定决心，今后的生活仍是“戒”字当头。回到家乡后，要么找一份工作，比如去小超市上班，要么经营自家的床上用品小店。“毒品是恶魔，能否噬美好年华，一定不要沾染毒品!”小茜咬紧嘴唇。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她高举双臂，迎接阳光。

门外的广场上，拿着给小茜买的红色新衣服的母亲早已等待多时。小茜奔过去，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歧风归途」

一个吸毒少女的重生

别制定食谱，为她们提供科学营养的膳食，再加上医疗人员的保障，心理咨询师们的耐心开导，小茜成功度过了难熬的生理戒毒期。

之后，她进入教育适应期、康复巩固期……小茜进了戒毒所，她的母亲接到通知后才知道小茜吸了毒。那一刻，母亲感觉到天旋地转，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竟然入了毒品。

入所探视小茜时，母亲的眼泪哗啦啦地止不住。“你好好地改，妈妈等你来!出来那天，妈妈来接你!”朴实的母亲没有责骂她，留下了这句语气坚定的话。

母亲的话让小茜有了无穷的力量。

她积极参加劳动康复，让自己的体魄更加健康;她刻苦参加职业培训，让自己拥有更多技能;她到宣泄室打打橡皮人宣泄情绪;她跟着舞蹈队一起跳舞……

期满前，诊断评估小茜的成绩为优秀。“经过民警的帮助和她的自己努力，小茜可以出所回归社会了。”戒毒所的民警说。

“6月17日!6月17日!”小茜不断念叨这个和自己生日一样重要的日子，一个自己将获得重生的日子。

最后一次参加劳动、最后一次跳舞、最后一次诵读戒毒誓词……“戒毒所的学员生活十分难忘，但并不值得留恋。我和朋友们告别时，都说不要在这里再相见，我们外面见。”小茜说。

当天一早，小茜就开始收拾东西，整理床铺。她脱下有“云南戒毒”字样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后放在床上。接着，她穿上一件大红色的外套，换上了一双新鞋。“告别不堪的过去，迎接新生活。”

“出去好好找份工作。”“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再回来了。”……一位女民警陪同小茜走出戒毒所，办理手续。

戒毒品、戒不良的生活习惯、戒交坏朋友……小茜下定决心，今后的生活仍是“戒”字当头。回到家乡后，要么找一份工作，比如去小超市上班，要么经营自家的床上用品小店。“毒品是恶魔，能否噬美好年华，一定不要沾染毒品!”小茜咬紧嘴唇。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她高举双臂，迎接阳光。

门外的广场上，拿着给小茜买的红色新衣服的母亲早已等待多时。小茜奔过去，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新媒接入

请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报道《归途》